

空同集



空同集卷第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書九篇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恠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
大行喪未發輟背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邪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勤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
皇帝倍群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
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

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
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解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
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
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
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

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
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
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
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
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為奚為者
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
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

被草若木也。風風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
礮轟砰徐疾形焉。大小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
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
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
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
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
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
音也者。愚智之六防。莊詖簡侈浮字之界分也。至元
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闖押。累累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

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
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于
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字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
諸子不先為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惟夫
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
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
荀子所謂施于暴。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
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
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
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為

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執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澤歷歲綿逖精氣上泄徃徃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

哲治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汞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哲志饜神進匹鬲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農之域獵姚姒之

空齋集 卷之三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
激沕習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遽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閔湖之上掇其滲
汁治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騫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規于子貌甚古又聞有述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
下不改玉趨也而即趨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嶸嶸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詎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垂於先法茲其
情無他也子適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
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
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
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
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
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
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

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倭之
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
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
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手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繩墨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
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
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
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

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
焉茂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
結綺之侈麗揚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僞與班為
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
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
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設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謏陋骨爰
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閑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窳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艱
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
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
則閒窳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艱窒可為含蓄
俚轉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肆為嶮嶮之談擿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窳濁切艱窒俚轉為柔澹沉着含蓄典

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
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充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
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
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
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
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
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龕鹿者弗雅也如月蝕詩
妖遮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
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
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
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
以魄載魄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
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
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
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
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

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
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邪此亦足以類推
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音不一乎蓋君詩
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
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
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
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
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若必
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徒
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
悚懼

荅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
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
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
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
扁整流踈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
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
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

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荅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
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
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
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
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
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叙繁
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
者力字句之間故甘云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

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
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制混
雜俗雅錯糅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
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
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
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
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徃徃束之
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
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
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

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荅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澗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謁儀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遠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愧惋內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立之罔獨往之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

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鸚鵡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說扇破前美稍稍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於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

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日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蓋之談接袵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何古之不的美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乘馬察馬墨本賦一通

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山陰周祚附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子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為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余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恍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祭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為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卞士之愛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
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
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
若是之多今人為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
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
恕子皮之狂哀寧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荅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

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
久矣楚然之音胡為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
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
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
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
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
神馳想發為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
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
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
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颺發
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
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歆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
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以從聆玄論覲睟
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
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
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
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祗增惓
戀耳

吳郡黃省曾附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館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王所以希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鐘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迺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故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躓竒薄無風雲之便阻
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
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

聖謨即當果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
之交識或咲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
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黃
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
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嗟蛇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
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
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
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

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構
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
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鬪鶴逆相述師如圖繒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
萬葢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奕
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
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

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
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
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
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
何大復彌稱名流而迺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
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
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執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集卷第六十二

空同集卷第六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書一十七篇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溉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峯藩使剋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

孤即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
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
拜公之明惠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其不肖不能仰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
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
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為門墻羞也今送門子造
偽章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
為天道至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准人奏我事咸勘
實江奏我事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

劉喬事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
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既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
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
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
可慮也即有之不過害我作官耳彼既不能害我作
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餘馥以來廿年于茲矣恒懼
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
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為不意
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擬紀綱懾權貴
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寬伸枉植善鋤強皆置

不說而妬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奸
邪私者誣為善許排者劾為不謹喜諂者見秀才不
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輒者無能為也則曰
強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某而人
卷不易提解問賊官者不惟官之賊也則曰李某有
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恠顧又禮貌之唾罵者不唾罵
賊官也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
未始不流賈傳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
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強盜者釋弗問也凡
上司咸莫敢諸生何教靜之拳毆唐御史爭小試甚
至挾刃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奸以強
以歪以許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其無事也
而何以蒙是名也楊繼宗對人輒罵賊官不絕口凡
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靜嘗以按察使朝
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輒挾之并列已名嘗又任
意縱賊囚當時未聞謂之奸之強之歪之許未聞謂
害人生事尚氣也雍世隆以臬使路辱知府為都御
史則鞭笞將為右轄時潮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
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其無事也今
其加我者矧又無形之謗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

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 太祖太宗二皇
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
氣開布至公猶歆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
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
庶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
如虎莫之敢動也某嘗對勘官大言曰今諸瑣瑣勘
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
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
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
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勘官
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 天子行者也大
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官不
勘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彼意直歆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
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為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
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
云何矣激切踈鹵不文臨封悚慄

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
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

不謁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聾效日和聩神
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
壯歲性狂膽麓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
便往以為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為安於是擬江左
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強
去年室人喪亡子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
夙志謂何臨鏡竊嘆邇卜域釣州大陽山其地泉石
幽曠想於茲焉老夫南望門墻豈勝瞻戀

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真仰如日月親如父
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缺音墨
載踈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
下而恬汙也年來自惟復駕馬求之義杜門絕游葺
室廬闢田園為終焉計然猶多口是憎身非娥眉羣
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
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
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四

張陶二客比數徃來以是得聞起居為詳為慰某疑
似之跡市虎成真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為心鈞織

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
誣明釋某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踈兀弗容于時
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為要駕之馬目為磊砢之材也
某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為汗下苟且之行即溝擠陷
不敢為門墻玷也

五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
李晟本為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岩
壑淹棲塞塵既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
沙大漠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

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
斯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某少耽章句曲荷陶成迂
執忤時中歲淪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略然金鼓
之音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是菑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鉞過汴時內人暴
病夜警言因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
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步驟來章幸置贈什
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
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為社稷為生民自愛不宣

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
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
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
死罪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
然之光不以擇而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
璧幸無怒于妄人轅門萬里無由質疑以聆緒旨西
瞻太華吳岳之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七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
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
忽馬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
人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
訟豪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
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後板典則邊塞之
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
層變化百出矣撥厥原本蓄厚決沛蘊深光淵故觸
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
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
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

周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
雲者縷縷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
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
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
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
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
才獎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
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
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
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
亶亶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
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
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肉骨弗覺縷縷
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畢敢緘付來使以還企
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之氓伏
俟太平無任慰幸懼怖之至

九

十二月卅間王承差齋教翰詩冊至并獲災變陳言之章 皇上慰諭之札竊嘆私幸連夜彌日嘆者遭際之難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自 皇上入繼虛心委政禮耆右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有 君有臣愚安得不私爲之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於是又知遭際有難焉因念夫子秉蒞要樞建白彈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指事正體無如此疏之大且切者斯所以 天聽回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行今復見之太平之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屬甸年殘控僖侯春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冊勘校各畢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愚以爲託屬既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乎故寧言之而欠當不忍知之而弗言况由此有獲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首

勘官以送門子造偽章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懊恨

深其文鉤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柰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參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官之文此亦甚足笑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斷斷有默定之數通顯卽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履富貴誠利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此一言一動悉爲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廷舉者一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冤而憤讒說之易扇而今乃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四月八日

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候命下今寓城北玉虛觀也蓋是時赦下已久有使之無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信候命下形諸言矣已而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臨發第嘆曰斯非我意休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此等不足與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九江蓋俟僕同歸居鹿門耳自僕罹此難友朋多不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徧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與仲默耳其難如此可悲

可嘆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諉世無知已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羣而顧汰沙而收訓惜保獎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疑夷險靡貳卽古大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場悲喜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閭之疑可詫也信之獄勘者任私拷成蔑有理法無竟明之事無不寃之民如程伯者總司問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羅織插入擬程伯求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

可曉亦大可笑也並血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獸然竟莫如何乃擬世天還職而於叅語則深文鉤陷迎附彈者我命在天世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逝甚適無計縮地把臂一談用泄俛仰千古之懷耳跂望光華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數寄則爲慰大矣

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魏牘檢豐既詢所從來感刻深切嘆惋并至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內義氣友朋知己親舊不復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艱泛涸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

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者道邪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蕪鄙志不安下顧內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羣不恤豪勢苟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人而婢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覲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已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沂江漢入鹿門偃仰丹臺

視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霑其餘休斯志望

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有鍾子之知蒙歎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報吳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與心俱藏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纜以待消息來便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爲非而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談不逾日竒情未諒各負
氣不下致生異向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
靡遜自遂往顧厥咎孔焉然於心無它也患難相值
風萍偶聚頭攢耳摩卧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
兩襟遽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忤懷
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旣構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
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違心者也第子淵擬僕則似過耳長
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爲放歌一章輒煩來使母曰反
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人至奉書狀備論接講大憂彌年在疲顏形可知也
蒙以銘文見托委非其人潛光何聞顧通家肉骨義
當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
存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剷刈銘文中間不無筆
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
附以聞

空同集卷第六十四

祭文一十八篇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北郡李夢陽撰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
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
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
濂溪先生祠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爲言曰
嗚呼孔亡孟殂言湮聖逝六經僅存異端爲敵天產
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不在茲圖書啓秘我明

我聰譬晦而旦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峩峩廬山公遊而棲爰墓
奚祠百世是師某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銳質劣無
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顏徬徨式
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
程夫子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
饗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
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于前提學虛齋先
生蘇公公昔省方視學衿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
屈茲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
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
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
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
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爲奠而致辭
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
時也又共里閭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

矣而與余交余仕官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
世俗所謂相左者哉然僕於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
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
所就固可量哉而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
此所謂井蛙之見也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
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倫寧沒迹於滄波岩穴之區
而不肯苟祿以徇世卽守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
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
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且如陶潛杜甫非不
善人也然率困苦不顯見於世乃其子率又不甚似
亦謂有天道否邪故原憲季次雖隱約然不以其故
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卽不似然議者不以是貶其
行故曰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公以壙志
數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卒負

熊士選祭文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劔浦
有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
如玉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鷲戢翰
鳥棲弗安聯裾並珂喟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
形忘道乎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

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顏蕙零松摧不見顏儀
見此夜臺絕絃爲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
巨川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嘆尚饗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父子蓋棺者于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
之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卽不相識
爲公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
士爲僚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
公之子知有公也不知其身爲身也使天下爲臣者
皆如公爲子者皆如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
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忍道
何忍道不忍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
公父子者耳今公長子奉二柩登之巨舟由彭蠡大
江反葬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
固殊矣尚饗

左公墓祭文

年月日具官某以牲醴之儀遣永新縣官往祭於奉
訓大夫泰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
掃治缺人鞠爲榛區心竊悼之亟欲往視今在鄰邑
竟亦斯沮焉蘿之懷歆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

有靈鑒茲未忱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謂有天道哉尚饗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某日友人某等謹以庶品清醑奠于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戶汪君世興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真邪非邪兩月前世興別我行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遽死乎世興爲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又客死於暴露邪且今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今竟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于其行不干其年今世興卽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嗚呼世興余又何悲

延平同知問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有幸方慙葭倚逝水難謀遽成萍跡浮沉旣判悲慶隨生中間乖隔哽咽何述又况雍門軫存歿之懷山陽起橫吹之感迎輒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星軺不繡鷺軼當其攬轡河朔寒帷濟上風聲義氣

豈出范賈二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
紳九齡褫爵丁生端笏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
罔談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關邊越徼竟墮跼鸞瘴
雨蠻飈徒歸唳鶴一麾尚爾胡論高牙獨櫬南來孤
魂西返榛墟嚴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傲生芻昭
昭有知鑒茲永懷尚饗

王汝隣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昧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跂足
而俟其液乃一旦翮殺鱗脫奄焉與常羽凡介同盡
共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肝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隣
方嶽之任高矣陟矣挹君之輝而俟君之液者天下
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焉與常
凡者埒邪追惟牛刀初試鷺車載楊錦炫鶚擊何者
風采雖寶缺中埋而龍光竟吐柏臺薇省台輔是階
李廣不侯顏回終天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
矧附驥于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轉蓬自昔聚
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吊罔由寄薄莫於生芻軫遐悲
於宿草文縮意未室邇心綿尚享

林元佐祭文

年月日友人某等以庶豆清醑奠于故戶部員外郎

東石林君柩所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
二子未幾身與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
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
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內宜於親外義於人足永
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
具而其官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
始而所謂天者果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
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欻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
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
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不善可稱于世乎
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爲安
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
宙之內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二旬于茲矣思與君
偕入並馳棋局酒杯誼娛笑譁極平生過從之樂而
今不可獲矣頽然之貌森然之髯恍然立吾前豪激
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徠也君
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馮倚與陰
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沒予寢

不安枕食不甘味紫袂重息未始一日而置蓋一以
憤善人之弗穀一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
散者亦有鑒于斯否邪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陵雲槩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
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
鍛之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
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
曩謂君垂蔭萬畝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
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

弗貴謏薄弗祿悍急弗穀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
穀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敏之
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畀之良
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旣奪之矣彼貌弗
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謏者薄者悍者
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畀之材若翮又安所爲邪嗚
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爲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
下羣趨賀君相顧而笑詎辰蠲饌將大饗賓客孰謂
慶者出廬返轡來吊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
是月也設施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企君之

歸君之魂氣尚無它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懼其情乎不有邂逅之遇金石之盟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科於是軫雍門之調誦蒿里之歌傷如之何矣臨君之門歸輦駕矣丹旒揚揚柳在下矣子衰妻經賓客縞衣冠送矣嗟嗟悲夫修榮短戚窮憂達悅伸暢縮抑人情固矣及百年共盡一杯均掩狸鼠內穴螻蟻下啣草卉瓦石又何異矣孰夭孰壽孰愚孰智矣君雖弗昭異於弗仕四十而有子異於徒死吾又奚悲

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爲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爲乎來胡爲乎歸子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所後有臺江行月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旒前飛素幔後圍賓客縞衣而白冠送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爲營營之魂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平草木黃隕繁霜慘人吳

澤寒波越猿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鬼返鬼俱
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
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辨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
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亡弟汝含祭文

汝含既卒之三日二哥以牲酒果爲奠拊棺大慟仰
天而言曰嗚呼吾弟吾尚忍言邪昔我先君徙官於
河藩挈吾兄弟僦居氓邸入飽出嬉家室如火元年
戊申喪我季姊癸丑喪吾母乙卯又喪吾父八年三
喪故業崩解骨肉不絕毒李氏不絕如綫維伯兄念先

世起家之艱夙夜罔懈振我中葉久而未集吾雖竊
有班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閭惟汝焉望而汝今
死已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汝七歲猶乳以吾母
絕字於汝也十歲矯悍群兒莫之敢鬪十三四綴幡
走馬捷如猱狄吾知汝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典籍
日誦二千言微旨奧義多所自解十八九銛鐸軒露
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者必善走也吾見汝額骨隆
隆起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速之
客二人來緋袍而皂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
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簣惟汝焉憂以婚

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
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
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日晡晡而癡首岑岑而
惡更數醫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
此虐也嗚呼天邪命邪蚩蚩之氓天乎壽之命乎佑
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
言之雖虞爾之魂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
矣所不能言汝亦知之否邪

方山子祭文

方山先生卒殯矣大梁李某乃以香幣之儀遙奠于

殯所爲言曰於乎橫海之鱗釣者徒盱順風之翼弋
人何慕子也傑特警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
舟浮游駿馬馳騫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
如蚓螻一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涉風騷咲
銜杯醖手無停毫於乎鄭子易良其背詩養時晦天
道忌露自滿者潰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桂折松摧珠
沉玉頽鳧鴈鳴叫雲霾慘其遵吳邁越魂氣東之方
山書屋沙溪釣絲驚猿月嘯孤鶴夜悲生芻延頸山
川紆迴歌不盡哀意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關西李某以剛鬣柔毛清醑庶果往奠之日汝生早孤形影俵俵甫及解事遽夭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哉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畀爾良旣篤旣臧惠親友弟和隣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所不永者謂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衣呼食示健強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况予小子再經旬浹而竟至此沾危之言琅琅可書天鼓自候以占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于殤莫樂于死斯言良惟要有至理昭昭聽之尚其鑒止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嘉靖元年二月戊寅朔我廣武郡君將啓殯而西宅之三十六陂之佳鬱於是甥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貴者盛我君玉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鶴夜悲於乎賢匪無嘏天實靳之貴匪無盛我講靡時旣畀之壽胡靳之祺如瓊株颺撼珍草霰摧卽光英馨磨詎守之弗黯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殞晨月竟沈旣往何言追思痛心雲轡載駕二月初吉羽衛飄渺原野慘慄攀號莫及窀穸未畢哀哉尚享

空同集卷第六十四

空同集後序

侍御東明李公代

天子狩於三秦百度惟貞遐邇禔福尤加
意釐文造士按部所至從吏事旁午
中臨校品題直抉六經之淵源而揭
文章之宗旨士無不灑然嚮風烝烝
興起者暇復手空同一編語余曰弘
文者先其大作入者示之的夫文運

莫厄於金元

皇祖驅逐胡虜蕩滌腥羶重新日月乾坤
還諸三代文明之盛獨文之餘風未
殄有待熙洽慶陽李獻吉氏崛起弘
治鄧隆間一掃金元靡陋之習力追
先秦西京以接於風雅郁郁乎爾雅
深厚稱盛世之文於我
聖祖耿光大烈庶幾潤色而黼藻之自是

作者繼出人思踵左馬家欲比肩
漢魏盛唐獻吉先之也文家推為社
稷勲信哉乃其集梓於海內而顧缺
然於其鄉徒使二華終南百二天險
下瞰山東者雄傑如音而其人之吐
吞河渭沉鬱豐鎬憑陵于長孟堅輩
者不得與山河鼎列其域中並重今
音令其鄉之後進好古思企者外索

而手抄仕宦而遊茲土者無所購奇
書若適瑤圃瓊林空篋而返寧獨掩
厥懿美且非所以華
國乎君方秉斯文之印其訂訛而付梓
天氏為秦文獻及其子弟計余拜受
而敬喏曰盛舉哉昔唐宋有韓歐氏
說者謂其以文扶世運獻吉功齊二
氏而力殆倍之顧由歐陽子後數百
年而始有獻吉由獻吉後百餘年而
其鄉始有今梓獻吉其有奇遭邪乃
公則不獨雄其文已也獻吉挺挺特
立視高步遠不能儕俗取容勁氣赤
心憂

國家而擔世道二病三害六漸八黨人
兩疏頡頏賈董關弘正
兩朝重輕批

九阼之逆鱗犯貴戚權璫之虎口歷百
折而慷慨雍容無少屈撓此其品格
事業胡可量獻吉獨文人已哉又孰
非其所以為文者哉秦士從此家傳
戶誦論世而尚友彬彬實有其文則
公之鼓鑄弘矣獻吉復古之偉功文
章之定價其自為論辯與諸家所評
騰具在不復論論

公梓文之指云

萬曆辛丑春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
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前禮部儀制司郎中琅邪臧
爾勸書

空同集後序

空同子子集後序

空同李子者陝之慶陽人李二獻吉也旣歿矣遺文詩殆千百篇其甥曹君仲禮守鳳陽將梓行問序焉他日王子公濟過會予于燕子磯予告之王子曰信哉李子之集不可以莫之行也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選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書序卽如屈宋賈馬擬之而必至創之而先合海內士爲文若詩者多宗法之真天下之奇材也予嘆曰果若人言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王子曰人有

定品材有定格必居一以限之吾懼子之難乎其論
仁也曰子雖知李子矣猶未如予知之深也昔在弘
治中天下方苦于二病三害六漸如人元氣受傷棘
湏療理然自卿相以下莫能計也李子時爲戶曹主
事詳列其故犯貴戚觸近倖不顧刑戮惟冀民生之
遂焉及正德之初幸闈八人日導

武皇造爲淫巧支蕩其心徇馬鷹兔擊毬角抵隨欲
而中時號八黨然自輔弼以下莫能正也李子時爲
戶曹郎中乃奏記部尚書洪洞韓公韓公深取之卽
令屬草旦率羣臣伏

闕請除八闈惟冀

君德之成焉嗚呼使弘治之䟽行卽病害皆去而下
可爲民使正德之䟽濟卽摯御皆正而上可爲德當
其爲志雖商傳說周召虎皆思可跖而及也又何難
於曾思程張乎今顧其爲集乃工於曹劉李杜之間
精於屈宋賈馬之場夫世有干霄之材斷而爲侏儒
之柱者則必悔人藏照乘之珠分而嵌糟醕之槃者
則必怨此非其力之不贍乃其藝之未審耳故予每
讀二䟽深爲李子驚及觀他文詩則又悵然惜矣曰
李子存吾子不以是告李子亡吾子乃以是言雖爲

吾子知李子將無陷于病李子乎曰非然也吾與李子生既不能數會死若又不能以盡言則爲負此知已使天下後世知吾李子止可爲曹阮李杜輩而不知究其極有如此之美也且今天下之材如李子者幾人哉如李子之材而未究其極予而塗人也則可予而苟一交遊也寧能忘於懷乎夫如李子之材未究其極也且如此天下無李子之材者乃或又遺其大而惟他乎徇焉則又豈但爲予之所惜乎雖然觀李子之集者能先請觀乎狀疏一卷徐以讀他文若詩亦可以思過半矣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冬十一月高陵呂柟序

